

英国最佳犯罪小说奖得主又一新作



深藏不露

[英] 安·克利芙丝 著
许冬平 译

鲜花，水面，尸身，夏日海滨的诡秘谋杀。最具人情味的女探长，
怎样破译隐藏在谋杀背后的人性扭曲？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HIDDEN DEPTHS

深藏不露

[英] 安·克利芙丝 著
许冬平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藏不露 / (英) 安·克利芙丝著; 许冬平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96-3219-3

I. 深… II. ①安…②许…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6451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 1208552

HIDDEN DEPTHS by Ann Cleeves

Copyright: ©2007 by Ann Cleeves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Sara Menguc Literary Agent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深藏不露

[英] 安·克利芙丝 著 许冬平 译

责任编辑: 岑杰 姚文胜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发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5

字数: 230,000

版次: 2009年8月第一版 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6-3219-3

定价: 2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阅读之功用大矣。阅读改变世界，阅读改变人生。一个国家的总体阅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国国民的精神境界，一本书往往能在不经意之中改变人的一生，甚至改变历史进程，而有些作家通过写作也使自己的人生得以改变。

英国新生代犯罪小说家安·克利芙丝生于1954年，父亲是一所乡村学校的教师。她从小跟着父亲先是在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然后又搬到了北德文（North Devon）。安大学没有毕业即开始打零工，先后干过幼儿护理、妇女救护、观鸟中心厨师、海岸护卫等工作，后又返回大学学习，毕业后做了一名缓刑犯监督官。这些看似平常甚至有些卑微的职业，对她以后的写作很有帮助。

在苏格兰的费尔小岛（Fair Isle）的观鸟中心做厨师时，她遇到了他后来的丈夫提姆——一位来访的鸟类学家。她给提姆安排住宿的房间时，偶然看到他的帆布背包里放着麦芽威士忌。出于对此物的共同爱好，两人走到了一起。婚后不久，提姆即被任命为迪河河口（Dee Estuary）处一个名为希尔伯（Hilbre）的自然保护区的主管。说是自然保护区，其实只是一个小岛，且他们是岛上仅有的居民，那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要到大陆上去须等到退潮的时候才行。在这样一个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待上十天半个月，那几乎就是度假；但是如果你对鸟类不是很感兴趣，海景天天看也厌了，那么长期居住于此就接近于流放或坐牢了。安不是很喜欢鸟，或者，至少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为了观鸟可以把自己“囚禁”在这样一个没有社会生活的小岛上。百无聊赖之中，安开始以一个名叫乔治·帕尔默·琼斯的自然学家为主角，写了一些不是很成功的犯罪小说。

1987年，安·提姆及其两个女儿搬到了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安后来许多小说的灵感皆出自这里。《深藏不露》的发生地就是在该地区。安原来计划，以“维拉·斯坦霍普”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只写一部，然而，第一部《乌鸦陷阱》完成之后，安非常喜欢这个人物，于是又让她起死回生，写了《散布谣言》，《深藏不露》是此系列中的第三部。安说，之所以创造“维拉”这个人物，是因为她对传统的犯罪小说中女主角的形象不太满意。她说，“即便是在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笔下，小说的女主角也是年轻、健康、漂亮。我的维拉绝对不是那种类型。她是个中年女性，一个胖子。”至于胖到何种程度，安在《深藏不露》中写道：

“你想出去走走吗？”那个胖侦探说。她站起身来，朱莉心想，她腿上的肌肉该有多么强壮啊，否则怎么能一下子就把这么重的身子从座位上抬起来呢。看看她的体重，你会认为要抬起她必须动用起重机，就是那种耸立在沃尔森德河边的大型起重机。

更糟糕的是，维拉·斯坦霍普除了胖，还喜欢喝酒，这和传统的干练女侦探的完美形象大相径庭。安笔下的犯罪嫌疑人也都是普通人。她做过缓刑犯监督官，与一些缓刑犯有过许多接触，这些缓刑犯中不乏过失犯罪、冲动犯罪之人，这样的经历让她更加关注、了解普通人的心理世界，探究驱使他们犯罪的因素。安还擅长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入手，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让读者和小说中的人物产生共鸣和认同：这些人物身上这样那样的缺点或特征，在读者周围的人甚或自己身上就能找到，这样，她笔下的凶手与传统犯罪小说中的“恶魔”相比，更加真实可信。

安目前已出版了十几部作品，包括“乔治和莫莉系列小说”、“拉姆赛探长系列小说”、“维拉·斯坦霍普系列小说”、“设得兰四部曲”等，曾经于2002年和2003年两度入围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CWA）的匕首奖，2006年因为一本《黑乌鸦》（“设得兰四部曲”中的第一部）获得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的邓肯·罗利匕首奖最佳犯罪小说奖。6月29日，匕首奖的颁奖典礼在伦敦五星级的沃尔多夫希尔顿酒店举行，评审团一致赞誉《黑乌鸦》有着“绝佳的地域感”，认为此书“描写了在封闭的社区中，根深蒂固的传统和现代价值观的激烈碰撞，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至此，两次与匕首奖失之交臂的安终于捧得大奖。安获奖后说：“我以前从未获得什么奖项，所以现在很吃惊——当然是惊喜啦。今天晚上我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因为我已经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即使发生了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我也不可能说出一个字来。我不用发表什么获奖感言。我委托我的编辑来吧！”

邓肯·罗利匕首奖目前在国内也许不如埃德加·艾伦坡奖更加为人知晓，但是由于它取代了原来的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的金匕首奖，且获奖者的奖金高达两万英镑，成为犯罪小说名目繁多的各种奖项中奖金最高的一种，相信它以后会慢慢为更多的人瞩目。而安·克利芙丝的小说以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细节描写，也将会为更多的犯罪小说迷喜爱。

许冬平

2009年7月16日

第一章

朱莉磕磕绊绊地从出租车里出来，看着出租车开走。她在大门口停了下来，让自己镇定一下。多次教育孩子不要把外面的情绪带回家来，现在自己最好也不要一脸怒气地走进家门。星星在空中眨着眼睛，她觉得几乎要吐出来了。但是她不在乎。今晚过得很愉快，已经好久没有和她们这样疯玩过了。尽管今晚并不是因为她们这些女的才这么特别，她这么想着，突然意识到自己脸上有点发烫。幸亏这时天已经黑了，也没有人看到。

在屋门口她又停了下来，在包里的眼线笔、沾了口红的纸巾、散落的零钱当中摸索着寻找钥匙。她的手指摸到了那个从酒吧菜单上撕下来的小纸片，是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名字。快点给我打电话。后面画了一颗小小的心形。自从杰弗离开之后，这是她碰到的第一个男人。她依然记得他们一起跳舞时她的手指接触到他脊椎骨时的感觉。他不得不早点离开，真是遗憾。

她啪的一声合上手包，听着里面的动静。什么声音也没有。因为周围这么安静，以至于她觉得刚才在酒吧里听到的音乐还在耳朵里嗡嗡作响。鲁克是不是睡着了？劳拉可能睡得很死，但是

她的儿子似乎从来没有觉得睡觉是一种享受。甚至现在，他离开学校了，没有什么事让他起床了，他也通常在她前面醒来。她推开门，把脚从鞋子里解放出来——几个小时前，她出了地铁，这鞋子就一直让她痛不欲生——又注意听着。上帝，她二十五岁以后还从来没有这样跳过舞呢。里面一片寂静。没有音乐，没有电视的声音，没有电脑的声音。感谢主啊，她想。感谢他妈的主啊。她想睡觉，想做些性梦。外面街上的某个地方，一辆汽车的引擎发动了。

她打开灯。突然的明亮让她头疼，她的胃又开始翻腾了。她放下包，跑上楼梯往卫生间走去，在半路上跌倒了。要她在新铺的大厅地毯上呕吐，这绝对不行。卫生间的门关着，她看见门下面露出一丝亮光。从晾衣橱那边隐约传来水流动的声音，这意味着浴缸在注水。这难道不是很正常吗？早晨让鲁克去洗澡要花几个小时，对他好说歹说，后来他决定在半夜洗澡。她敲敲卫生间的门，但是没有催促的意思。要呕吐的感觉已经过去了。

鲁克没有回答。他一定又在想自己的什么心思了。朱莉知道这不能怪他，她应该有耐心，有时当他对她很不好的时候，她真想勒死他。她走过楼梯平台，来到劳拉的房间。看着女儿，她突然变得伤感起来，心想自己应该尽量多花点时间和她在一起。对女孩子来说，十四岁是一个困难的年龄，朱莉最近只关注鲁克，于是劳拉看起来几乎是个陌生人。朱莉还没有注意到，劳拉已经长大了。她躺在床上，嘴张着，微微打着鼾，拉得直直的头发在枕头的对照下显得很黑。现在正是花粉热容易发作的时节，朱莉看到窗户开着，尽管很热，她还是关上了，以防花粉进来。月光洒落在屋后的那块地上，她们曾经在那里割过草。

她回到卫生间，用手掌拍着门。“喂，你是不是准备整个晚上都待在那里面？”拍到第三下的时候，门开了。原来门没有反

锁。里面一股沐浴油的味道，浓烈而香甜，朱莉觉得不是她常用的那种。鲁克的衣服整齐地叠放在马桶盖上。

他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是个漂亮的孩子，比劳拉可爱得多。这似乎很不公平。就因为鲁克有一头金发，黑黑的眼珠，又长又黑的眼睫毛。此刻的鲁克淹没在浴池的水下，头发像水草叶一样浮在水面。朱莉盯着他看。因为那些花，她看不见他的身体。花漂浮在洒了香水的水面上。只有花，没有花的茎或附带的绿叶。那些花里有春白菊，她小的时候，玉米田里种过。盛开的罂粟花，红色的花瓣是透明的。还有很大的蓝色花，她以前在村里的花园里见过，但叫不出名字。

朱莉肯定尖叫了。她听到那尖叫的时候，就好像不是自己发出来的。劳拉依然在昏睡，朱莉只好推醒她。劳拉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一脸恐惧。朱莉说话语无伦次，她也知道自己没有说真话：“宝贝儿，没事。一切都很好。你得起床了。”

劳拉甩腿下了床。她浑身颤抖，还没有真的睡醒。朱莉用手搂着她，两人跌跌撞撞地下了楼梯。

她们互相紧抱着，站在邻居家门口，街灯将她们的影子映在墙上，那影子使朱莉想起以前玩过的那种两人将相邻的那条腿绑在一起、用三条腿迈步的跑步比赛。这种酒馆的娱乐活动，是许多学生都喜欢的。她斜靠在门铃上，直到楼上的灯亮了，传来了脚步声——她的噩梦有人诉说了。

第二章

弗里西蒂·卡尔弗特感觉自己对性太过专注，这让她非常困扰。有一次在医生的候诊室里她读了一本杂志，那上面说青春期的男生大约每六分钟就会想到性。当时她认为简直难以置信。既

然这些年轻人这么容易分神，那他们怎么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比如上大学，看电影，踢足球呢？她自己的儿子会是怎样的？看着詹姆斯坐在地板上玩他的乐高积木玩具，根本就无法想象若干年后他也会变得对性如此着迷。现在她认为白日性幻想六分钟的间隔恐怕还只是个保守的估计，至少在她自己身上是这种情况。现在，总有那么一会儿，无论她在做什么，她总会想到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反应，那种感觉给她每天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种骚动不安，但有时又很令人愉悦。对于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似乎不太正常，就像她身着粉装参加葬礼一样。

她正在花园里采摘最早一批草莓。她轻轻地抬起防护网，将手滑到网眼与草垫之间。草莓还很小，但已足够为詹姆斯泡茶了。她拿起一个尝了尝，很甜，还略带着阳光的温暖。她看了下手表，校车就要到了。还有十分钟时间她就得把手洗净，走过小路去接他了。她并不总是走过去接他。他声称自己已经长大，能自己走回家了，而且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今天他带着小提琴，所以看到她他会很高兴，因为她可以帮他拿东西。她脑子里突然掠过—个想法：今天那个老校车司机，还是那个胳膊肌肉发达、常常穿着无袖T恤的年轻司机呢？然后她又看了看手表。自她上一次想到性只间隔了两分钟。她这把年纪还这样，实在是荒谬。她这样想到。

弗里西蒂今年四十七岁。她有丈夫、四个孩子，托上帝的福，她还有一个孙子。再过几天，她丈夫彼得就得整六十了。彼得偶尔也会有性欲高涨的时候，就像水面上零星地冒几个泡泡，但也都是在她最不期待的时候。她还不曾和彼得谈论这个问题，当然她也不会提起。他显然无法满足她的欲望。这些天来他们很少做爱。

她站起身来，穿过草地去厨房。福克斯米尔现在的位置上原来曾有一个旧水磨。那里有一座大房子，建于三十年代，是某个

船主为躲避城市生活而购置的一处居所。它外表看上去像一艘船，曲线流畅，水磨里流出的水从房前淌过。这是一艘巨大的、装饰艺术^①风格的船，搁浅在平坦坦的农场上，船首指向北海方向，船尾面对微微显露的诺森伯兰山。一条悠长的走廊像是船上的甲板，环绕在房子的一侧，这走廊的实际用处并不大，因为这里天气很冷，几乎很少有时间可以坐在外面。她喜爱这所房子。单靠学校的薪水他们是永远不可能买得起的，但是彼得的父母在他们婚后不久去世了，他们所有的钱就都留给了彼得。

她把装有草莓的篮子放在桌上，在大厅里照了照镜子，端详着自己的脸，用手指理了理头发，又用唇膏补了点口红。她比詹姆斯朋友的母亲们年龄要大，她不想让他感到难堪。

小路上的接骨木正值花季，散发出来的香气令她眩晕，一直沁入她的喉咙深处。小路两旁的玉米都快要熟了。那里的玉米过于浓密，花儿都无处生长，但在紧挨着她家房子、属于她家所有的那块地上有金凤花、三叶草和紫豌豆花。远处坑坑洼洼的柏油路在热雾中闪闪发亮。连续三天都是烈日高悬了。

这个周末就是彼得的生日了，她在计划该做些什么。周五晚上那些男生就要来了。她把他们都看做是男生，尽管塞缪尔至少和她一样大。如果天气依然这般晴好的话，周六他们就打算去海滩野餐，然后去法尼斯岛上看海雀和海鸠。詹姆斯会喜欢这个安排的。她斜眼看了看天，不敢确定自己有没有看见地平线上淡淡

① 该种设计演变自十九世纪末的Art Nouveau（新艺术）运动，当时的Art Nouveau是资产阶级追求感性（如花草动物的形体）与异文化图案（如东方的书法与工艺品）的有机线条。Art Deco则结合了因工业文化所兴起的机械美学，以较机械式的、几何的、纯粹装饰的线条来表现，如扇形辐射状的太阳光、齿轮或流线性线条、对称简洁的几何构图等等，并以明亮且对比的颜色来彩绘，例如亮丽的红色、吓人的粉红色、电器类的蓝色、警报器的黄色，到探戈的橘色及带有金属味的金色、银白色以及古铜色等等。

的云彩。她不知道会不会有冷锋过来。她什么也没看到。她想，到时候的天气也许会暖和得可以游泳，于是她又想到了波浪冲击身体时的那种感觉。

她走到小路尽头时校车还没有到的迹象。她坐到木头钉成的平台上。这地方原来是放农场的乳桶，等着装牛奶的卡车来运走。木头热烘烘的，散发着柏油味。她在木头平台上躺了下去，面对着太阳。

两年后詹姆斯就要离开家去上中学了。她害怕这一天的到来。彼得曾说要把他送到城里的一所私立学校去，他自己在那所学校读过书。她曾在地铁里看见过那些身穿条纹运动衫的男生。她觉得他们自信得过了头，走在路上吵吵闹闹。

“可他怎么去那里上学呢？”她当时问。可这并不是她反对的真实原因。她认为给詹姆斯太多的压力并不是件好事。这个孩子不是很聪明，却又爱做梦。如果按照他自己的节奏来做事，也许对他的发展会更好些。邻村的综合性中学可能会更适合他。甚至是莫佩斯那里的中学——他们家的其他几个孩子曾在那里上学，她也觉得对詹姆斯来说有些困难。

“我送他去，然后接他回来。”彼得说，“放学后会有很多活动，他可以在那里等到我下班。”

那段话让她更加不赞成这个计划。詹姆斯放学回到家和她待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对她来说不同寻常。如果没有这段时间，她想，他就不是她的了。

她听见校车轰轰地爬上了堤岸，越驶越近。她坐直了身子，迎着阳光眯起眼睛看过去。司机是斯坦，年纪大的那个。她向他挥了挥手以掩饰自己的失望。通常在这一站下车的有三个孩子——农场上的那对双胞胎姐妹和詹姆斯。可今天第一个下车的是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脚穿一双细带皮凉拖，身着一件红色和

金色相间的无袖连衣裙，上半身是合体的小背心，下面是裙摆很大的裙子。弗里西蒂喜欢这种连衣裙，喜欢下半身的那半截裙给人的感觉还有那丰富健康的颜色——现今的年轻人即使是在夏天似乎也只会选择黑色或灰色——当她看见那位年轻女子下车时帮詹姆斯拿着他的包和小提琴时，她立刻被她吸引住了。那对双胞胎穿过马路，沿着通往小房子的小道走远了，校车也开走了，只剩下他们三人留在原地，有些尴尬地站在树篱旁。

“这是马什小姐，”詹姆斯说，“她在我们学校工作。”

那位女子肩上背着一个草编的大包，带子是皮质的。她伸出一只手，是只褐色的、纤长瘦弱的手。包从肩上滑到她的胳膊上，弗里西蒂看见里面装着一些文件夹和一本图书馆的书。

“我叫莉莉，”她的嗓音很清脆，“还是学生。这是我最后一次教学实习。”她笑着，仿佛在期待弗里西蒂会很高兴见到她。

“我对她说，她可以过来住在我们家的那个小房子里。”詹姆斯边说边出发走向小路。他走得很轻松，一点也不在意那两个大人是谁帮他拿东西。

弗里西蒂不知道到底该说什么。

“他和你们说起过我在找住的地方了吗？”莉莉问道。

弗里西蒂摇了摇头。

“哦，天哪，这太令人尴尬了。”可事实上她并没有显得很难为情。她看起来非常自信，说不定心里认为这件事很有趣呢。

“每天从纽卡斯尔^①赶去上班，又没有车，实在是太可怕了。校长在晨会上问有谁能提供食宿。我们想找个可以提供早餐的旅馆，或者是不是有人愿意接受我在家中寄宿。昨天詹姆斯说你们

^① 全称为“泰恩河畔纽卡斯尔”(Newcastle upon Tyne)。纽卡斯尔是英格兰北部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位于泰恩河下游北岸，东距北海13公里。人口30多万。面积112平方公里。

家有一座小房子可以出租。今天下午我曾试着打电话联系你们，但是没有人接电话。他说你可能在花园里，并且让我直接去，没有关系。我以为他和你们谈过这件事。要拒绝他还真有点困难……”

“哦，是的，”弗里西蒂附和道，“他有时会很执著。”

“哎呀，听我说，没有关系的。今天下午天气不错，我可以走到村子里，那里六点钟有班车可以进城。”

“让我想一下，”弗里西蒂说，“过来一起喝杯茶吧。”

早先小房子也曾租给别人住过，但是结果却从未十分令人满意。开始时他们很高兴能有份额外的收入。即使有了彼得父母留给他们的钱，但是还贷依然是个噩梦。后来，有了三个不到五岁的孩子之后，他们还以为可以把小房子给保姆或者外国交换生住，但是这些人都抱怨房子太冷，水龙头又漏水，而且缺少一些现代的便利设施。另外，有陌生人住得离他们家如此靠近，也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再说，有人住进了那小房子，他们就要承担责任，这也让他们感到有压力。尽管这些房客中没有人惹出什么麻烦来，但每看到他们离去，弗里西蒂和彼得总会感到一阵轻松。“下次再也不把房子出租了。”最后一个房客——一位思乡心切的瑞典青年离开后彼得说了这句话。尽管离这个学期结束仅有四个礼拜的时间了，弗里西蒂还是不敢确定，如果自己家门口多出了一位年轻女子，彼得会怎么想。

她们在厨房的餐桌旁坐下，海上的微风从敞开的窗子进来，吹动着棉布窗帘。这时弗里西蒂·卡尔弗特想，这位女士想要在此住下的话，也许她应该把她留下来。如果时间不长，彼得可能不会太介意吧。

詹姆斯挨着她们坐在桌前，身边摆满了剪刀、剪纸的碎片和胶水之类的东西。他正一边喝橙汁一边给他爸爸做生日卡片。

卡片设计得非常精美，他用彩带和亮片做成“6”“0”这两个数字，然后把从旧影集里翻出的彼得的照片拼贴在这个数字周围。莉莉很喜欢这张卡片，还问了这些旧照片的情况。弗里西蒂觉察得到，詹姆斯因为莉莉对这张卡片感兴趣而心情愉快，她感到一阵由衷的感激。

“如果你住在纽卡斯尔，”她说，“我想你在周末的时候是不住在那个小平房里的。”她想，这一点应该向彼得解释一下。她只是在工作日的那几天待在这里，而你呢，工作时间又总是那么长，因此是不会注意到她的存在的。

小平房就在开满野花的草地的另一边。除去花园，这是他们拥有的唯一的一块土地了。从他们住的房子看过去，那小平房显得很矮，很难相信这里居然能够住人。草地上有一条被人踩出的小路，弗里西蒂琢磨着在草长高后，都曾有谁来过这里。也许是詹姆斯吧。他和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总是喜欢把这里当做他的隐身之处。小平房一般是锁着的，她不记得詹姆斯最近曾经问她要过那里的钥匙。

“说是小平房其实言过其实了，”她说，“实际上它只有楼上楼下各一间，屋后有卫生间罢了。我们的房子刚盖好时，花匠曾在那里住过一阵子。我想，在那之前那里可能是个猪圈吧，或者不管怎么说，是屋外厕所之类的地方。”

门上锁了一把挂锁。她打开锁，却又犹豫了起来。她突然间感觉有些不安。她希望在邀请陌生人进去之前，自己先到小平房里面看看。她本该把莉莉留在厨房里，自己先去检查一下那里的状况。

虽然她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湿气的味道，但里面还算整洁。圣诞节的时候她的小女儿及其丈夫在这里住过，她不记得自己曾经清扫过这里，但是壁炉里却是空空的，一点木头的灰烬也没

有。平底锅依然像往常一样挂在墙上，餐桌上的防水桌布被吹掉在地上。在体验过草地上的热气后，小屋里让人觉得格外凉爽。她推开了窗户。

“他们在农场上割草，”她说，“你在这儿就能闻得到草的味道。”

莉莉已经站在屋子里面了。很难判断出她对小屋的感觉如何。弗里西蒂曾指望她会爱上它，这样一来多少感觉有些受打击，仿佛自己主动愿意建立友谊却遭到了别人的拒绝。她领着年轻女子穿过房间去看那个小卫生间。弗里西蒂告诉她，莲蓬头是新的，地砖也在最近换过。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急于将房子卖掉的房地产代理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想。我甚至都不确定自己想不想让她住在这里。

最后莉莉说话了。“我能看看楼上吗？”说完她就走上了结实的木头楼梯。这段楼梯是直接从厨房搭建出来的。此时，弗里西蒂再次感觉到了不安，与刚才她在小屋门口停住时的感觉完全一样。她希望她自己先到那儿，看过之后再有其他人上去。

但是同样，楼上远比她期待的要整齐得多。床铺得好好的，被子和备用的毯子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脚处。漆过的碗橱、梳妆台以及屋里摆放的家庭照片上都布满了灰尘，但是却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垃圾。她女儿来过之后，这里通常都会一团糟。一个插有白玫瑰的瓶子摆放在宽敞的窗台上。一片花瓣落在地上，她漫不经心地拾了起来。这没什么奇怪的，她想。玛丽来过了，虽然我并没有叫她来。她真是太好了！她是多么不惹人厌烦，多么乐于助人啊！玛丽·巴恩斯每周来打扫卫生两次。

直到她将门又重新锁起来的时候，弗里西蒂才想到，玫瑰花在这里不可能只有几天。玛丽是个做事呆板的女人，如果不是别人叫她，是绝对不会做出摆花这类事情来的。

她们在小屋外站了一会儿。“呃，”弗里西蒂问，“你觉得怎么样？”她感觉到自己的语调中有一种假装出来的轻松。

莉莉笑了笑。“它很不错，”她说，“真的，但是我还有许多事要再考虑一下。我能下周联系你吗？”

弗里西蒂主动提出开车送她一程，至少带她到村子里的车站，但是莉莉却拒绝了她的善意，自己步行穿过草地离开了。弗里西蒂可不会跟在她后面大声喊叫或者奔跑，她只是站在那儿看着，直到那红金色的身影消失在草丛深处。

第三章

朱莉不停地说着，她无法控制住自己。她知道这让自己显得很窝囊，但是话不由自主地进了出来。那个肥胖的女人把自己塞进邻居萨尔去年打折时买回的迪尔克牌扶手椅里，只是坐在那儿，听着她说，她不记笔记，也不问问题，就只是听她说。

“他这个孩子很乖。他不像劳拉。生完鲁克之后有了她，这才真的让我们吃惊不小。劳拉很让人费神。她除了睡觉之外，要么大哭，要不就是嘴里要含着奶瓶。鲁克是一个……”朱莉停顿了一下，想找个合适的词语。那名胖侦探没有打断她，只是给她时间慢慢考虑用什么词来形容。“……安静的男孩，不争强好胜。他可以整天不睡地躺在那儿，看着天花板上的影子。他学说话比较迟，但那时我已经有了劳拉，保健医生认为这大概就是其中的原因了。我的意思是说，劳拉非常机灵，她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鲁克就被忘在一边了。保健医生告诉我不用担心。他一进托儿所就会好转。杰弗当时仍和我们住在一起，但他经常要外出打工。他是个瓦匠。南方总是有更多的赚钱机会，他